

高等中医自学考试及中医晋升考试辅导

《方剂学》自学重点提要及复习 思考题(十一)

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 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

王绵之

高等医药院校教材《方剂学》副主编 北京中医学院教授

第三节 气血双补

适用于治疗气血俱虚的病证。气虚补气，血虚补血，气血俱虚则双补之，此不易之理。前二节中已介绍有补气兼补血、补血兼补气的方剂，甚至还有补气药五倍于补血药的补血方。这里之所以再列气血双补一节，无非是突出气血之间关系密切，不仅血虚常可导致气虚，而且在血虚到一定程度时，非补气温阳与补血并用不足以奏效。

八珍汤即“四君”与“四物”合方而成，是气血双补的基本方剂。若气血虚甚，且病已及肾（见遗精，脚膝无力），故加黄芪、肉桂（此又含“保元汤”，见四君子汤附方4），名“十全大补汤”，增强补气温肾之力，便可加强补血之功。若更见少气、惊悸、动辄喘息，是病已及心，于“八珍”中去川芎，加五味子、远志、黄芪、肉桂、陈皮，名“人参养荣汤”，则于气血双补之外，又有养心温肾之功，还是增强补益心肾之阳气，从而更好地补血。从此还可悟出“变化而赤，是谓血”，实与心肾之阳有关。这二首附方，在临床较“八珍”更为常用。人参养荣汤后“遗精便泄，加龙骨一两；咳嗽加阿胶”，亦颇切实际。但不明“八珍”，便不知“十全”与“养荣”，故仍以“八珍”为正方。

泰山磐石饮由“八珍”去茯苓，加黄芪、续断、黄芩、糯米而成，主治妇女妊娠而气血俱虚者。胎动不安者，服之可安，屡有堕胎（早产、习惯性流产）者，初有孕时便间断服，可以预防。但屡有堕胎宿患者，原因不一，本方只治素体气血两虚者，切不可不经辨证，便以为本方能使胎元如“泰山磐石”之固而一概施治。

第四节 补 阴

这里所指的阴是藏于肾中的真阴。由于肾与肺为

子母，有相生之义，肾与肝为母子，而二者皆内寄相火，素有“乙癸同源”之说，所以本节方剂以补肾阴为主，兼及肺、肝。六味地黄汤三补三泻，实寓深意，可仔细阅读柯氏方论，反复玩味，必有所得。否则，徒知依样葫芦，用于临床未必尽合。再如六味地黄丸证之阴虚火盛者，加知柏，肾阴亏而虚火上炎，气不归源者，加五味子；肾阴亏及肺者，加麦冬五味子；肾阴亏而及于肝者，加枸杞菊花，亦是示人以法而已。况虚火上炎与火旺，脉证必有异同，“壮水之主，以制阳光”，与滋阴降火亦有程度的不同，若但知其同而忽其异，用之必难合契。至于以六味地黄丸加减而成之方剂还多，若真能掌握三补三泻与用量配比，不难举一反三。

右归丸取“六味”中三补之品，加枸杞子、菟丝子、牛膝、鹿胶、龟胶而成，是峻补真阴，壮水制火之剂。若脾虚而运化不健，或大便溏泄者，须加健脾和胃之品，免滋补腻膈，脾胃受伤，饮食日减，反不能奏功，甚至有害。右归饮较右归丸力弱，但一日量仍大，也须注意妨碍胃。

大补阴丸滋阴降火之功尤强，故骨蒸潮热均甚，且有咯血、心烦。阴虚者，火必亢，火亢盛，阴更虚。若但滋阴，不降火，则旋补旋耗；若但降火，不滋阴，则火暂平又起。且纯用苦寒，久必化燥，真阴愈伤。故必须滋阴与降火并用。

虎潜丸即大补阴丸加陈皮、白芍、锁阳、虎骨、干姜，治肝肾阴虚而生内热，筋脉干，骨髓减，筋骨痿弱，致腿足瘦弱、步履无力之痿证。但必舌红少苔者方宜。同时须注意干姜是小量，旨在制知柏之苦寒，防其伤胃。《医方集解》方更加当归、牛膝、羊肉，则补血养筋之功益甚，可供临床参考。至于原书或加金箔，是因肝热魂不安舍而有惊悸之故，熟地改生地，是取其养血清热，亦可作临床参考。

一贯煎即根据肝肾同源之理，滋肾养肝，使肝阴得充，配以小量川楝子，疏泄肝气，则肝体得养而肝气横逆者自然舒达。方中用北沙参，取其益肺阴中兼补肺气，既符滋水之上源之法，又含补金制木之义。本方与逍遥散同为舒肝解郁之剂，但二者主治、立法均不相同，教材“方解”中已有说明，可借以进行比较。至于加减方法，亦可作临证运用时参考。

石斛夜光丸治肝肾阴虚，精血不能上注于目而致视物昏花，或生内障。羞明流泪，头晕目眩，是虚风上扰之故。本方以补肝肾，益精血为主，辅以疏风清热之品，所以能增强视力，消障定眩。但肝肾阴虚而至于视物昏花，羞明流泪，其来必久，内障之患，更是积久而成，故须长期服药，阴血渐充才能见效，应用时当心中有数，并向病人说明。

补肺阿胶汤以补肺为主，兼以化痰止咳，故治肺虚有热，咳而咯痰不畅，或痰中带血者甚合。本方配伍用量须注意，鼠（教材误排为“黍”）粘子、杏仁量极小，马兜铃也仅为阿胶三分之一，糯米甘温，有温肺暖脾之功，用量亦大，可知本方补肺阴而兼益肺气，是为肺虚而设，故名补肺。方论中所谓“清窍痰也”，是痰非血，不可误解。

月华丸是治肺癆者，重在补阴润燥，比补肺阿胶汤又进一步，若饮食减少，少气胸闷者，可酌加陈皮、砂仁为宜。龟鹿二仙胶为阴阳气血交补之剂，可以单用，亦可配入补阴或补阳方中。七宝美髯丹看似平淡无奇，若坚持常服，确有补益肝肾之功，不仅使鬓发美也。

综观本节诸方，补阴之旨虽一，补阴之法有异。阴虚而火不旺者，非但不用苦寒，且常配以小量温阳之品，使阳生则阴长。若火旺者，配苦寒以降火，生热者，配甘寒以清热，用多用少，全视火热之程度而定。若兼见饮食减少时，须加芳香健胃醒脾之品，以防滋腻滞塞，药力不运，反致纳谷日减，谷气日衰而病日进。

第五节 补 阳

适用于治疗肾中真阳虚衰的病证。肾阳主温养下焦，是人身气化之根本，又是水中之阳，所谓“一阳居于二阴之间”。所以肾阳虚则阴不化，阴虽不虚，但不能为我所用，是为寒水、邪水。阳无阴则独亢，独亢则不安于下，阳虚亦不能安居于下，此肾阴肾阳互相为用的特点，所以补阳之善策，当于“阴中求阳”。肾气丸于大量补阴药中加小量桂、附，正是根据肾的特点而来。若但知阳虚补阳，则阳无阴配，必不能安于下

而亢于上，下元虚冷所致诸证不仅不能除，反增上热之害。所以如何理解《医宗金鉴》论肾气丸用桂、附之理，对临证应用本方有极为实际的指导意义。若误解用小量桂、附“意不在补火”，便入歧途矣。当然，肾气丸是缓剂，肾阳虚而证不急者，用之为宜，且须常服。若肾阳虚甚，小便不利，寒水停蓄，腰重脚肿者，又当用“济生肾气丸”，不仅加牛膝、车前以利水消肿，还必须加大桂、附用量，以加强温阳化气之功。十补丸所治诸证，肾阳虚的程度又甚一层，所以更加鹿茸（或鹿角胶与鹿角霜合用）、五味子，则温阳补精之功益显。

右归丸即左归丸去龟胶，加桂、附、杜仲、当归而成，是温阳益精之峻剂，宜于下元虚冷，精血不足之证。方中桂、附皆注明“渐可加至”2~3倍，更可知补阳药既要与补阴药相配而用，还要注意辛热之品当“渐加”才不致骤补暴长而有害于上。右归饮主治下元虚冷而见腹痛、肢冷、脉细，或阳虚而寒水盛，虚阳被逼于外之急证，故桂、附之量变大，并改用汤剂，即所谓“治有缓急”之具体运用。总之，阳动阴静，互相为用，互相资生，看似空洞之论，一旦结合具体证治，便能理解其中奥妙，尤其补阳的遣药组方，更能体现此理。所以对本章各方配伍，都须很好地联系基础理论来仔细玩味，才能真正掌握。

复习思考题

1. 试比较四君子汤、参苓白术散、补中益气汤三方组成的异同，并指出其临证运用的特点。
2. 炙甘草汤何以能复脉定悸？适用于何种心动悸？主治证有哪些特征？
3. 一贯煎何以能疏肝？同逍遥散的立法、配伍及主治有何异同？
4. 补阴与补阳在遣药组方中各有何特点？这些特点是以何理论为根据的？

第九章 安 神 剂

《方剂学自学考试大纲》对本章的要求是：1. 熟悉安神剂的定义、分类及其应用注意。2. 掌握：朱砂安神丸、酸枣仁汤。3. 熟悉：珍珠母丸、天王补心丹^Δ、甘麦大枣汤^Δ。4. 了解：磁朱丸。

本章首先介绍了安神剂的定义、分类、适应证候与使用注意。

神藏于心。所以凡神志不安的病证皆与心有关。但导致神志不安的病因、病机不止一端，本章专门论述七情所伤而造成的神志不安的治法与方剂。

神志不安的病证,一般先分虚实。而虚实之间,又往往互为因果,症状也多相兼而见。所以治法虽有重镇安神与滋养安神之分,组方却常标本兼顾,重镇与滋养配合而用。尤其是在治心为主的同时,常随病机之变而兼治肝、肾。

使用本章方剂时须注意是否兼有其他病因。前面的泻下剂、清热剂、补益剂都有兼具安神作用的方剂,尤其后面的开窍剂、祛痰剂、理血剂、治风剂、固涩剂中也都有治疗各种原因导致神志不安的方剂,必须相互联系,相互比较,才不致以偏概全。至于金石重镇之品,如非用作丸、散吞服,不必过虑。若脾胃素虚之人,不仅是金石药,即便是无毒的补益药,也要考虑其可以接受的程度,“毋伤胃气”,是任何治法与方药都必需注意的。

第一节 重镇安神

适用于心肝之阳偏亢而必需用重镇潜阳治疗的神志不安证。是根据“重可去怯”的原则以金石或介类药为主组成方剂的。朱砂安神丸主治心火偏亢,阴血不足之神志不安证,见烦乱、失眠、惊悸、多梦,甚则心中懊恼欲吐,舌红少苔,脉细数。《药性论》云:“朱砂(甘寒)为清镇少阴君火之上药”,故与清心泻火之黄连并列为君药。生地、当归补阴血之不足,炙甘草养心气之不足,故并为臣佐。甘草之甘还可以制黄连之苦,免苦寒太过而伤心,所以三药用量皆大而归地量小。生铁落饮所治为痰火上扰之癫狂,故以清镇心火,滋阴制阳,除痰开窍之品,使神清志定。

珍珠母丸以真珠母与龙骨平肝宁心,镇惊安神为主。配以清心养肝之品,更用一味沉香,借其沉降下行之性,使上扰之阳得下潜于阴中。故本方宜于阴血不足,心肝阳亢,神志不宁而头目眩晕者。

磁朱丸只有三味药,炼蜜为丸,颇具巧思。磁石、朱砂固然都是重镇安神之品。但磁石辛咸微寒,能入肾镇阴,使相火不得上扰;朱砂甘寒,能入心清心,使君火不得上炎。更用神曲散气调中,健脾暖胃,既可消化水谷,资生精气。又可升降斡旋,使心肾相交。精气固则神安志定,水火济则肝自得养,故治心肾不交,水火不济,火炎于上,精虚于下所致诸证。上药为末,炼蜜为丸,正取其缓消慢化,则金石之品不伤脾胃。但必须常服,才能缓缓收效。至于朱砂一物,务必取天然自成,而且一定要水飞细研,去其杂质,力求最细,所谓“研至无声”,方为合格。若误用化学合

成之朱砂内服,常易中毒。临证选用时务必辨明。

第二节 滋养安神

适用于心肝肾之阴血不足,虚阳上扰之神志不安证。酸枣仁汤原治“虚劳,虚烦不得眠”,此由心肝血虚,君火相火失制,所以还可见心悸怔忡,咽干口燥。故方用枣仁养肝益心,川芎调血养肝,茯苓、甘草补益心脾之气,则肝木之气得养,知母滋阴清热,既可除烦,又制川芎之燥,是充分考虑到五脏之间相生相制的关系而选药组方的。因病至虚劳,气血阴阳皆病,五脏生制失调,不可偏执一端,不计其余。这也正是中医辨证论治,遣药组方的妙义所在。该方后所附定志丸则治心虚而神志不安者,以心怯善恐,夜寐不安为主证。

天王补心丹治思虑过度,阴血亏耗,虚火上炎之神志不安。本方重用生地,配以天冬、麦冬、元参、当归身以滋阴养血,清心制火。人参、五味子与麦冬即“生脉饮”,茯苓宁心安神,枣仁、柏子仁、丹参养血清心而安神,远志交通心肾,桔梗载药上行,朱砂清心安神,是一首滋阴阴,养心血,清心火,安神志的有效方剂。凡虚烦少寐,心悸神疲,梦遗健忘,不耐思虑,过思则头脑昏胀或痛,舌红少苔,脉细数者,皆可服。亦可改为汤剂,待证情基本平复后继服丸剂,效果更好。方后所附柏子养心丸出自《仁仁汇编》,该方以滋补心肾为主,清虚火之力不如天王补心丹。孔圣枕中丹主治肾精不足,心肾不交之健忘失眠,是益智宁心之剂。

甘麦大枣汤治“脏躁”。脏躁由情志不遂,久而心病神不安,故精神恍惚,常悲伤欲哭,睡眠不安,呵欠频作,舌红苔少而不干,脉细而来去不匀。甘草、小麦、大枣,皆养心之品,尤以“小麦养心气”(《千金方》),甘、枣益气养血而缓急,《素问·举痛论》曰:“悲则心系急”。所以方药虽少,治脏躁却有效。但临证应用时,药量不可过少,少则不济。若证平之后,还须继服数剂巩固,庶免反复。

复习思考题

1. 安神剂有何特点? 神志不安与神昏谵妄有何区别?
2. 神志不安与心、肝、肾有何关系?
3. 磁朱丸何以能安神志,聪耳明目?